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一下

甲申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 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考異 按統系例曰篡賊謂篡位干統而不及傳世者注云如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據漢呂后稱制每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某年此當分注太后武氏光宅元年後凡分注年號皆當作太后武氏

書法 於是太后以二月廢帝立睿宗改元文明九月太后改元光宅不紀光宅黜武氏也曷為不以文明大書不與武氏之得廢立也故從唐鑑以嗣聖紀年而每歲書帝在某州

發明 昔范公祖禹修通鑑分職唐史著為唐鑑一書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

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于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後盡用武氏之號今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是雖與范氏相出入要亦求其是而已夫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絶之綱目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賊亂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爾或曰呂后制朝何不繫惠帝之年曰惠帝既沒固無年之可紀況呂后又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而立之故綱目但以兩行分注紀呂氏之年已足見其非正統之意固不得與中宗尚在者為比而得以繫嗣聖之號也

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以韋宏敏同三品○二月

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考異 按統系例注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

首又有異事處一加其名據王莽歲首事冠其名下無異事連書皆不冠以名此當書太后武氏廢帝而其下以馮元常爲睦州刺史在温州大水葬乾陵之下改元改殿邑官名在括州大水之下殺侍中裴炎在李孝逸擊李敬業之下以崔詧韋方質同平章事在李景諶罷鄭待舉罷之下事各冠以武氏而削太后二字餘無異事者並不必加武氏字後並倣此庶幾與凡例不相戾也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永平王成器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改元文明旦居於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勲賞

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知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授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胡氏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啟革命階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集覽坊曲街坊巷曲也巷一曰里曲若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也東京夢華錄東京平康巷一曰平康里自城北門而入東回三曲妓樂所居

質實廬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豫王旦豫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旦高宗第八子永平王成器永平縣名隋初所置屬始安郡唐因之宋開寶中省入平樂縣故址在平樂府城東北城器睿宗長子

書法不書迎旦入即位何嫉漢諸帝不予武氏之得廢立也故自是帝書帝旦書豫王旦是禍

也裴炎激之

發明　裴炎白太后而謀廢立然綱目止歸惡太后者何也武氏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已非一日縱使裴炎不爲此謀中宗亦必無久安之理故綱目深探本情直書太后而不及裴炎者亦所以原其實也

太后以劉仁軌爲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后實〈璽書〉〈注見〉

漢光武建武三年呂氏禍敗之事詳見漢高后八年

發明　綱目凡統繫于一者直書以其人爲其官是時中宗既廢雖立豫王其實國政初無所預

故每事必揭太后于上明天下事制於太后也然不黜之者社稷猶繫乎唐而武氏猶爲唐之太后故也至他日革命則非矣

綱目亦豈輕於絶人哉

太后始御紫宸殿質實紫宸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

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帳以視朝

書法昌爲不書臨朝臨朝常辭也書御紫宸殿則儼然帝矣

太后以王德真爲侍中劉禕之同三品○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

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爲雍王尋復以神勣爲金吾將軍質實巴州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雍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質實房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房陵均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閏五月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秋七月溫州大水質實溫州注見漢惠帝三年東甌流四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質實一統志云乾陵在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葬○太后以馮元常爲隴州刺史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質實　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沂馮元常安陽人嵩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武承嗣罷○括州大水

流二千餘家

書法　大水何陰盛之徵也太后始爲昭儀則書萬年宮大水繼書恒州大水爲皇后則書括州海溢至是御殿則書溫州大水括州大水然則武氏禍水也土之不勝有自來矣綱目屢書不一書所以示後世戒也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質實

神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旗幟從金色耳書改服色何誅意也金土子也其欲代唐之意昭昭矣

太后立武氏七廟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

不從追尊五代祖爲公妣爲夫人高曾祖考爲王妣皆爲妃胡氏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質實

七廟注見楚義帝元年

書法

追贈其祖可也爲之立廟亦可也而必七廟則已帝制矣綱目別嫌明微故謹書之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衆兵移檄州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密隱先帝之私陰圖

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斵棺復姓徐氏

集覽

太宗下陳以武后嘗充太宗才人故曰太宗下陳李斯傳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云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楚辭班倢伃自悼賦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穢亂春宮職林太子故事東宮謂之春宮先高宗爲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故曰穢亂春宮翬翟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諱翟聚麀記父子聚麀注聚共也牝鹿曰麀不偶猶言不遇

質實

柳州按一統志本秦桂林郡地漢屬鬱林郡三國吳復屬

桂林郡後又析置馬平郡梁大同間兼置龍州治龍江南隋開皇中廢郡徙州治江北尋廢以馬平縣置象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始安郡唐爲昆州治馬平縣尋改南昆州貞觀中始改柳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龍城郡乾元初復爲柳州光化後爲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本朝改爲柳州府徙治馬平縣隸廣西道李敬業曹州離狐人勣之孫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書法

書起兵何惡武氏也故敬業書爵而孝逸止書擊其殺之不書誅

發明

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同憤天下有能討之者討之可也敬業爲是舉兵其名正矣然曷不書討敬業等本以失職怨望非真有討亂之心故書爵書起兵姑即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

以是予欲業也使其果能以興復爲心奮不顧身則必以討耆之矣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爲内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内史李景諶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

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嗣宗還仁軌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殺之胡氏曰能權輕重然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遽至擅權而亂國也中宗雖下愚炎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事可也然炎既自黨于太后又欲使之歸政睿宗以収公議其將能乎

集覽

伷先伷讀與胄同復子明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長孫無忌前例無忌亦外戚也高宗時許敬宗誣以謀反削爵置于黔州卒

質實

韓王元嘉韓州名注見高祖武德八年元嘉高祖之子魯王靈夔魯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靈夔高祖之子甔石之儲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家無擔石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

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裴炎何首廢君之禍者也曷爲不書誅武氏固廢君者夫安得而誅之然則書官何炎始自侍中遷中書令未幾日耳其私心固不欲玄貞之得其處也故力爭之遂激廢立之禍及敬業兵起始請歸政豫王以收公議由是忤旨綱目書殺以罪太后而炎則黜官而特書侍中以追罪其始者一念之私故雖此時已改侍中爲納言不書納言書侍中綱目之旨微而顯矣

發明 裴炎首發廢君之禍盍正其誅然而書殺書爵者武氏殺之故也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温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

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

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爲叛逆不敗何待胡氏曰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係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係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禄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集覽都梁山注

見隋煬帝大業十年逗撓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下河注見晉孝武帝大元四年三阿韓白漢韓信秦白起皆良將也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金陵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常潤二州名常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淮水名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都梁山按一統志在鳳陽府盱眙縣東南五十里山廣袤甚遠隋建都梁宮于此山產都梁香草故名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五年

書法 書取潤州何志敬業所以敗也敬業本起揚州并兵度淮直指洛陽易耳乃反南圖常潤義氣索然矣有不敗乎

發明 敬業既以興復爲詞自宜直指河洛而乃妄希王氣故綱目先書取潤州以定其罪繼書

擊殺以正其死也雖然敬業是時已追削官爵復姓徐氏故唐史及通鑑皆以徐敬業稱之今綱目止書李敬業者李勣受姓於唐武氏廢君之賊不得而易之也綱目之立法如此孰謂其徒史而已乎

李景諶罷太后以崔詧同平章事○郭待舉罷太后以韋方質同平章事○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

質實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

書法 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發明 昔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然綱目猶書帝者不予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旦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帝所在或恐疑爲豫王故不得不爲之辨以告後之君子○邱濬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歆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

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況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圈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

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房陵
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没其實賊后之罪既得
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
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二月太后以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韋思謙質實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沈君亮崔詧武承嗣罷陽武人

太后頒垂拱格○太后貶騫味道爲青州刺史

朝士有左遷諸宰相自訴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
之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
得歸惡於君引善質實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自取乎故有是命質實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夏五月太后以裴居道爲内史流王德真於象州以蘇

良嗣爲納言質實象州注見高宗顯慶二年○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胡氏曰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衒鬻之門消廉恥之道乎集覽陸宣公德宗時陸贄衒鬻廣韻注自衒鬻自媒也

書法書譏也苟欲干譽而廉恥之道自此盡矣

六月太后以韋待價同三品○秋七月太后以魏玄同

同三品○太后以阿史那元慶爲興昔亡可汗○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横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宫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宫闈表寢不出集覽巧思機巧智思也閹之加以宫刑令爲閹宦也質實白馬寺按一統志在河南府城東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爲名創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匍匐注見齊主寶卷永元元年縱横注見周安王十五年王求禮許州人

書法 寺主耳書太后以何醜之也自是懐義凡三書太后以

發明 一僧一寺主何必書之所以著武氏之惡爾

丙戌 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詔復政事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書法 晉褚太后嘗歸政矣後再臨朝不書復此書復稱制何誅心也於是豫王知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乃復稱制不書固讓書尋復稱制綱目所以誅其心也終綱目書太后歸政四詳漢桓帝和平元年其書尋復稱一而已

發明　前已書立豫王旦則是豫王已爲帝矣故唐史及通鑑皆以皇帝稱之然綱目止書豫王旦者不予武氏之僞立也不然每歲既書帝之所在而又以豫王爲帝則名實亂而無别矣

二月朔日食○太后以李孝逸爲施州刺史

質實　施州　按一統志本春秋時巴國之界戰國爲楚巫郡地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三國吳及晉屬建平郡後周於此置亭州及清江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名庸州治清江縣尋改州爲清江郡義寧初改爲施州唐以州隸江南道開元間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爲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本朝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後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

孝逸既克李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故有是命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已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隅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綱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

破家反是寶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朝廷遣使廵察四方或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

輕其死則天下亂矣集覽魚保家風俗通云魚姓宋公子魚之後鑄銅爲匭百官制朝堂四匭埀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丹曰招諫在南白曰申寃在西黒曰通玄在北索元禮索姓也音蘇各反喝喝魚容反漢相如傳延頸舉踵喁喁然注衆口向上也質實行在所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蜂起注見秦二世二年周興長安人來俊臣萬年人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元敬之子

夏四月太后鑄太儀○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爲内史藏良嗣韋待價爲左右相韋思謙爲納言

良嗣爲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集覽批其頰批篇迷反手擊之也或曰側擊也北門唐分宦寺

爲北司故稱北門南牙唐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

秋九月太后以突厥斛瑟羅爲繼往絶可汗○有山出於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涌出太后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集覽 疣贅疣與肬通離騷九章反離群而贅肬注贅肬肉外之餘肉荀子會未如肬贅莊子附贅縣肬堆阜堆都回反聚土曰堆土山曰阜

質實 雍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新豐縣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山即慶

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三十五里唐武后時因風雷湧出此山初高六尺餘漸高至二百餘尺慶山縣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書法嘗書湧石矣漢後主建興十三年未有書山出者書山出何地道反也畢著髙矣書山出

終綱目一而矣

太后以狄仁傑爲冬官侍郎

仁傑爲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爲冬官侍郎

質實寧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〇三月韋思謙致仕

○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爲西京留守

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集覽 拔葵去織婦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儀休之相魯 質實 尚方監注見漢景帝後元年

太后以裴居道爲納言張光輔平章事○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悦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怒賜

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胡氏曰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則宰相之言也

秋七月太后以魏玄同爲納言○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散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柰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質實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磧北柔然地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靺鞨北狄國名注見隋文

帝開皇十八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質實　虢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萃

書法　人微者其書何予之也晉周權矯詔復立羊后書誅此則曷為止書殺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止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何以為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亦深矣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質實　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儋耳

武承嗣誣李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
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發明 孝逸附會賊后爲之鷹犬破李敬業而安武
氏可謂孽后之忠臣唐室之姦賊也奏功不
賞尋亦自及蓋天假手殛之以爲後世助桀者之
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
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爲此擁三十萬之衆抗表請
還政天子徐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
唐哉不是之思遂亦不免故綱目不書
其官以見貶之之意其竄死也宜矣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
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
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
責其有功遂罷之胡氏曰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

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

大饑

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宗請爲七室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輙有變移太后乃止

質實 七廟注見楚義帝元年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爲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以僧懐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書法 書毀乾元何誅心也武氏堅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於是議立明堂太后因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綱目書曰毀乾元殿作明堂誅心也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駡太后發揚宮中隱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質實 郝象賢 安陸人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質實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神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六月朔日食○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質實吳楚二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楚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夏禹國名吳禹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是爲夏后氏其祠在開封府杞縣西北祺城内吳太伯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其祠在蘇州府閶門内季札注見漢成

帝永始元年其祠在常州府治東南伍員注見漢高帝五年其祠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

秋八月琅邪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及元嘉子黄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虢王鳳子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名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譔詐爲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沖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莘令馬玄素閉門拒守沖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卻衆懼而散沖還走博州爲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邱神勣擊之至博州沖已死官

吏出迎盡殺之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拒戰而潰遂與守德皆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貞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名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黄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

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劒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爲太后所殺胡氏曰元軌賢王也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爲青州刺史及宗室舉事又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潰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集覽博州春秋齊西界聊攝地秦爲東郡隋改博州今東昌府是莘濟陰莘地在莘仲城西今東昌莘縣也括地志云古莘國城在汴州陳留東五里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更姓虺氏言其如虺之有毒也陸仙云虺似蛇而小爾雅曰虺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爾雅讚曰蛇之殊

狀其名為虺其尾似頭其頭類尾虎豹可踐此難忌
履註誤漢景帝詔曰吳王濞爲逆註誤吏民注註音
故卦反質實霍王元軌霍州名注見漢景帝四年衡
亦誤也山元軌高祖之子越王貞越州名注見
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貞太宗之子黄按一統志漢
之縣名屬東萊郡魏晉宋隋俱仍舊唐宋及元屬登
州本朝因之屬登州府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
元年虢王鳳虢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莘鳳
太宗之子東莞縣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范陽縣
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琅邪縣名注見宋文
帝元嘉七年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武水縣名
本漢陽平縣地隋改爲清邑縣開皇中析置此縣周
廣順中河決併入聊城縣故城在東昌府城西南六
十里莘本春秋衛地名漢爲東郡陽平縣地晉屬陽
平郡北齊改樂平縣後周於此置武陽郡隋初郡罷
復爲陽平縣尋改清邑縣又改置莘州大業初罷州

以莘縣屬武陽郡因縣北古莘亭爲名唐武德初復置莘州貞觀初州廢復以縣屬魏州宋金屬大名府元屬東昌本朝因之屬東昌府滁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汝陽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壽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蘇珦藍田人德政碑在慶陽府寧州城西唐垂拱中建豫州流民哭於其下即此復州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年竟陵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高平

書法 書匡復何特筆也王莽之篡惟劉縯書起兵興復新莽地皇三年武后之亂惟琅邪王沖等書舉兵匡復是年朱温之僭惟淮南西川書移檄興復昭宣帝天祐四年皆特筆也沖貞子也以爲先之首倡義也

發明 唐史載沖等討亂死之而通鑑止直叙其事故褒貶之義不明今綱目書舉兵興復不克

而死既予其興復又予其死節則其義昭然明白夫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爲宗室儻皆坐視弗恤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舉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守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書法若此固不以成敗論人亦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也

太后以餮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太后拜洛受圖

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寶寳

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隋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黄金號曰萬象神宫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懐義爲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斵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瑶室無以加也不報

集覽 茅茨不翦采椽不斵史記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徐廣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不取整齊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棕木固非謂文采也言以采木爲椽桷不彫刻也漢書采從木傍注柞木也瓊臺瑶室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書成何重明堂也故雖作於武氏其作其成其火其新綱目必詳書之天堂則貯大像耳

一書始作以著其徇人欲崇淫祀而已其成不書其火不書

太后詔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爲盜一旦戮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饑關隴弊而狥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集覽梁鳳俱在陜西梁即漢之漢中郡晉爲梁州唐以梁

涼聲相近改梁曰褒德宗陞興元府鳳即漢之武都郡固道河池二縣地南齊置南岐州西魏改鳳州隋置河池郡唐復爲鳳州巴蜑皆南夷種名也蜑音袓晏公類要曰南方有巴人焉有白虎人焉有蠻蜑人焉巴人好歌名踏啼白虎人事道蠻蜑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詰朝爲市日未午交易而退

質實 梁鳳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南岐雅州注見僖宗中和二年西蜀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僥倖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闕龍謂闕中龍右

己丑 六年 太后永昌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衮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周國先王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王爲太皇妣爲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集覽搢大珪執鎮珪搢通作晉珪通作圭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笏也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注大珪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杼直呂反珽他頂反椎直追反綱色界反殺字之異者圭璋圖曰大圭王所搢珽也形方正挺然無所屈齊人謂椎爲終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之鎮圭飾四鎮山象其高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以徵守　質實衮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周忠孝王武氏尊父士彠爲周忠孝王

夏四月太后以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爲內史考異一本爲作守提要同○太后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十二人及天官侍郎鄭玄挺

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

質實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鄱陽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

四年

秋七月太后徙紀王慎于巴州道卒

諸王之起兵也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徙巴州行及蒲州而卒八男相繼被誅女東光縣主楚媛適

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誚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聞慎薨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集覽楚媛東光縣主之名也娣姒孔氏曰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爾雅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稺婦謂長婦爲姒婦郭璞注云相呼先後也杜預曰妯娌相呼曰娣姒謂據婦年之長幼不隨夫年之大小富貴儻來儻來者物之暫寄也顏師古曰儻者意外忽來者耳不御膏沐御用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者詩伯兮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文公集傳曰適丁歷反主也言我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無所主而爲之故也質實紀王慎紀本春秋時紀國名城內有臺俗呼爲紀臺隋置縣於此唐因之後廢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慎太宗之子

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東光縣漢初所置屬勃海郡後從渤海郡治此隋初郡廢置觀州大業初州罷屬平原郡以安陵縣省入唐屬滄州貞元初改屬景州五代周以弓高縣省入宋爲永靜軍治金爲觀州治元屬景州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書法 從死書死恒也據淮南王長等此其書卒何無罪也綱目從書卒一而已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

初太后命左相韋待價擊吐蕃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狼狽引軍還太后大怒除名流繡州斬其副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爲西州都督

繡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林州西

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將奔突厥爲吏所獲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皆被誅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敕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質實 圖讖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考異 討當

考證 討當作擊 質實 新平道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

書法 黑齒常之書擊此書討何重辭也討罪大義也而以僭任之非其人矣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直書其事不待貶而意自見矣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名見自陳玄同嘆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與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集覽 求冥福脫衣以爲贈襚助死者於幽冥之下求覓福

果質實彭州按一統志本周之彭國秦為蜀郡繁縣地漢晉因之劉宋置晉壽郡及縣梁置東益州後周改郡及縣俱曰九隴隋初廢郡置濛州尋廢唐復置濛州貞觀初廢後又置彭州天寶初改濛陽郡乾元初復為彭州又置威勝軍宋仍為彭州治九隴元以九隴縣省入本朝改州為縣省濛陽縣入焉仍屬成都府

冬十月太后殺鄭王璬等六人質實鄭州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

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乃知亦有無

罪之人枉於踈網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悉召獄囚自詰其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集覽 景雲晉天文志瑞氣曰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

太后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章事○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宫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書法 書改正多矣書曰以某月為歲首或曰以某月為某月恒辭也此其書曰用周正何誅心

也周士䕶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綱目深探其情故特書曰用周正

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 **考異** 太后當作武氏按凡例簒賊曰某此後當改太后二字作曌字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至是行之曌即照字也 **集覽** 改造十二字照爲曌天爲兩地爲埊日爲𡆠月爲囝星爲〇君爲𠺞臣爲𢘑載爲𡕀初爲𡔈年爲𠡦正爲𠙺

除唐宗室屬籍

從司刑少卿周興之請也

庚寅七年 周武氏天授元年 **考異** 按王莽簒國分注新莽某年此當分注周曌天授元年後凡歲

首並
同

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以武承嗣爲左相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爲内史王本立罷○太后流韋方質于儋州

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茍免尋爲周興所搆流儋州俄賜死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

競相尚諠訴無懟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驍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劒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胡氏曰漢策問賢良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邪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行焉無亦恱其名而未察其實歟況其事始於僭竊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集覽　彎弧彎牽也持弓關矢也終文園令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為孝文園令終於此官而已提鼓揮桴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鄭司農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桴與枹通國語范蠡曰左提鼓右援枹

質實　司馬相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劒

客遊梁若子虛上林賦漢武帝讀而善之名見屢獻賦拜爲郎會唐蒙鷩擾巴蜀遣相如諭之還拜中郎將建節乘傳至蜀通邛筰還報帝大悅復奏大人賦帝稱飄飄有凌雲意後以病免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好用兵爲魯將破齊復爲魏將擊秦魏武侯善之拜西河守大振聲名既而見疑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爲相於是撫養士卒平越取陳却晉代秦諸侯畏之南宮禮部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爲南省門下省爲北省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富文忠公富弼河南人宋仁宗時拜相卒謚曰文忠

書法 邱濬曰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廷始見于此遂因之以爲定制

三月蘇良嗣卒

書法 於是大臣不書卒六年矣多太后所殺也於是始書良嗣

○四月范履冰下獄死○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兎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枷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輙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真上疏曰古

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自獄官單車本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過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集覽 王必三宥然後行刑記文王世子獄

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利器劉陶傳妄假利器注利器謂威權也

質實

醴泉縣名按一統志本漢左馮翊谷口縣地東漢及晉爲池陽縣後魏改寧夷縣隋改醴泉縣因後周醴泉宮爲名唐初析置溫秀縣後省入醴泉宋割屬醴州金元仍屬乾州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舒王元名舒州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晉熙元名高祖子也和州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獬豸但能觸邪神異經云獬豸神羊也性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張華曰今御史法冠曰獬豸後漢輿服志獬豸神羊楚王獲之以爲冠秦滅楚

以其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衡水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勝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李嗣真邢州柏仁人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徐有功東海人杜景儉武邑人李日知滎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集覽閻浮提佛經云郯部即此州名在彌盧山南故稱南閻浮提

書法大雲經何偽書也隋靈感志不書頒此其書頒何譏也自欺非矣欺人甚哉故大雲經書頒武后鼎銘書頒譏欺人也

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武承嗣告上金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邪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支黨

質實 澤王上金澤州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上金高宗子也許王素節許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素節高宗子也

太后殺南安王潁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質實 南安縣名按一統志本漢會稽郡侯官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屬晉安郡梁爲南安郡治隋廢郡改縣曰南安屬泉州唐初以縣置豐州後屬泉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泉州府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

武氏考證

當去皇字○謹按唐武后廢黜中宗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凡例曰簒賊干統而不及傳世者唐武氏之類綱目名武氏為簒賊得之凡例又曰凡非正統者去皇號故雖睿宗改姓而為簒賊之嗣豈得以皇號加之乎

當作以豫王旦為嗣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為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贓貶黜遊藝朞年之中

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畧太后以爲類已常與密議天下事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集覽檢校內史唐有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出於特旨所置與正員資格同皆以待資淺之人君子有言下文皆伊川易傳文也注見睿宗景雲二年以六居五

質實魏州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梁州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太平公主太平縣名本漢之河東郡臨汾縣地後魏始置太平縣以在太平故關城因名屬平陽郡隋初屬晉州尋移關東北屬絳州唐復移原治又移敬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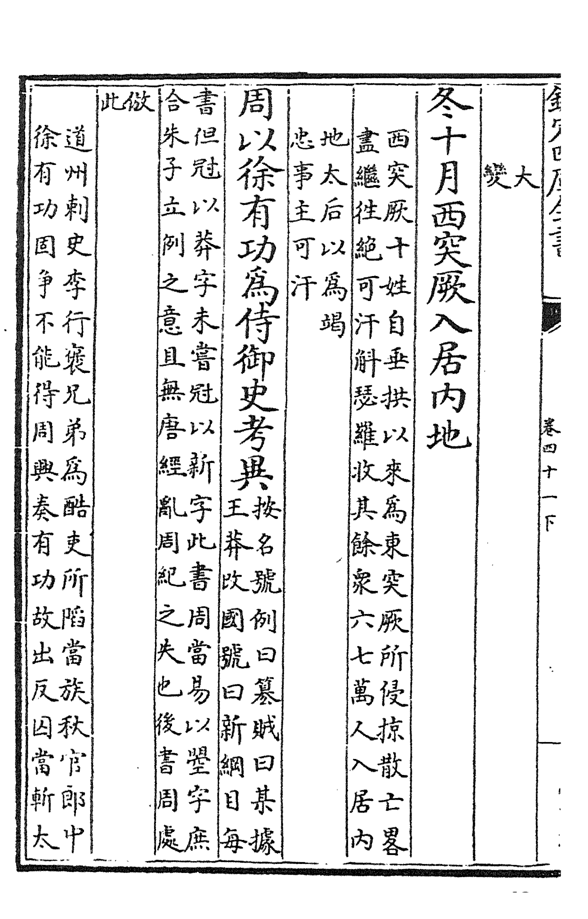
宋金仍舊元屬絳州本朝改屬平陽府公主武后女也

書法　書稱皇帝廢其爲其多矣此其不書廢書以何不予旦之得立也不予其立則廢之宜矣故不書廢武氏既改國號自是削其太后稱武氏焉所以絶之於唐也綱目之筆削凜凜矣

發明　武氏之亂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綱目亦因其漸而書之以見不輕絶人之意蓋自高宗時書初令皇后決事書百官四夷朝天后至廢立以後書大殺唐宗室書除唐宗室屬籍書殺澤王許王南安王等極矣然猶以太后書之未遽黜也至是改國號周自稱皇帝以豫王爲皇嗣改姓武氏於是始加斥絶不稱太后止書武氏所謂誅以王法廢之爲庶人者也夫天下唐之天下武氏爲唐妾婦遂乃革命稱尊滅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蓋絶之於唐明其不得爲李氏婦而中

曆亦不得而毋之爾嗚呼女禍之慘未有若是之甚者綱目書之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邱濬曰嗚呼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陽而地陰也日陽而月陰也男陽而女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道象日后道象月此天地之常人倫之正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焉者武曌一旦以陰柔之資當陽剛之位則地升而爲天也月易而爲日也女變而爲男也反陰陽之常變剛柔之質易內外之位程子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者此也嗚呼言且不可況見之乎當是之時武曌以女而統男而一時公卿將相縉臣庶僚莫不以男而奉女躭其豢養之恩甚甚於戕之慘忘其身之爲男子也嗚呼人亦不幸而生於斯時哉或曰此非但起於武氏也前此呂雉蓋嘗爲之矣雖然呂氏於是時猶依所名惠帝

之子以臨朝稱制漢之為漢固自若也武曌則革唐之名滅夫之族被天子之袞冕稱天子之名號巍然居殿陛之間偃然行人君之事以受人君之朝以為萬邦之主忘其身之為女也而天下臣民亦翕然視之以男焉嗚呼此豈但人世之理悖哉亦天地之氣亂也若夫以睿宗為皇嗣賜姓為武尤為悖逆夫倡優之子則從母之姓睿宗於此不父其父而父其母禮所謂禽獸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者也雖然睿宗蓋亦不幸而生為武曌之子也歟然則舊書睿宗皆作豫王旦不予武氏之立也史綱前此之書亦然而此又以為唐帝旦者蓋以見豫王前此固為唐之帝矣至是又為曌之嗣焉吁前也承父則姓父之姓以為唐之君後也承母則姓母之姓以為周之嗣嗚呼人之生也合父母而有此身承祖宗而有此姓睿宗一身前後分而異屬豈復有人理哉書之于冊以紀世道之



大變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内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畧盡繼往絶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内地太后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考異

按名號例曰簒賊曰某據王莽改國號曰新綱目每書但冠以莽字未嘗冠以新字此書周當易以埜字庶合朱子立例之意且無唐經亂周紀之失也後書周處倣此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

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質實 道州按一統志本春秋戰國時楚之南境地秦屬長沙郡漢屬零陵郡吳分爲營陽郡梁改爲永陽郡隋廢併入永州唐初置南營州治營道縣貞觀間始改道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爲道州元改爲道州路本朝初改爲府後改爲州屬永州府

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宗爲享德廟改崇先廟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考異提要分注作周武氏載初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考異提要右丞作左丞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爲太后所殺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徙關内戶數十萬實洛陽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勗考異

按統系例曰凡正統事有相因者連書之注云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一加其名據王莽篡首書事及閒有異事一書其名無異事者不冠以名則此年流周興事在歲首當冠以曌字從闕內戶上有日食亦當冠以曌字餘自殺張虔勗以下事皆曌所爲閒無異事舊書周字皆當削後並放此

來俊臣鞫虔勗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又鞫岐州刺史雲弘嗣不問一欵先斷其首乃僞立案奏之

質實 梟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

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質實 義豐 按一統志本漢中山國安國縣地名晉屬博陵郡北齊省隋置義豐縣屬博陵郡唐改爲立節縣嗣聖初復曰義豐屬定州景福初於此置祁州宋改爲蒲陰縣景德初以州爲蒲陰金天會中復爲祁州元以蒲陰縣爲附郭本朝省蒲陰

入州改屬
保定府
光順太子賢之子也與弟守禮守義及睿
宗諸子皆幽閉宫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九月周平章事傳遊藝自殺

遊藝夢登湛露殿所
親告知下獄自殺

書法武氏自嗣聖以來殺人多矣書太后殺十三太子賢裴炎程務挺劉禕之郝象賢汝南王煒鄱陽公諲張光輔魏玄同鄭王敬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南安王穎書周殺八張虔勗格輔元岑長倩歐陽通李安靜裴匪躬侯思止劉思禮書周武氏殺一豫王妃劉氏惟傳遊藝書自殺自殺何自取殺也遊藝首倡改號爲周之議遂取大位纔及朞年而以言夢下獄綱目不書下獄書自殺若曰

其所以死若

自取之云爾

周以武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爲款并殺之太后召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不

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質實 李昭德長安人乾祐之子

目 殺右將軍李安靜

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

質實 李安靜觀州蓨人

書法 綱目書周所殺必曰殺某某官某某者何外之也右將軍天授所命也則曷爲不書其內

安靜也安靜不肯署表勸進可謂義矣及下制獄俊臣詰之辭曰唐家老臣須殺即殺則安靜心乎唐者也綱目不書其所以殊安靜於武氏之黨也

周遣使存撫諸道

壬辰 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考異武氏二字當作曌字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髙者試給舍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也

集覽 高者試給舍高第者試守鳳閣舍人給事中通典注試者未爲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官卑者稱行階卑官高者稱守階官同者並無行守字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其次等者試守諸郎官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欋椎欋權俱反椎傳追反齊魯謂四齒把爲欋新書云把椎盌脫之謗盌脫盌道作椀說文小盂也脫者椀之形模眯目眯毋禮反物入目中也莊子簸糠眯目

正誤 欋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今按椎當作推胡三省音吐雷反爲是言授官之泛如用把推聚之多盌脫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盌杯箇箇相似也蘇軾詩盌脫本無模對匱藏終自集

周築神都外城 質實：神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周以郭霸爲監察御史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

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受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元忠涪陵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徐有功駮之曰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流血霑地以示爲人

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萬年主簿徐堅上疏曰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來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又法官之任宜加揀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眀之子也

集覽

羅告 羅織下文七人之罪而告之書有五聽之道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令著三覆之奏覆者反覆推訊如是者三然後奏裁此已著之爲令矣太宗貞觀五年既斬張蘊古悔之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又曰自令宜三日五覆奏諸州死罪三覆奏

質實

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司農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彭澤縣名注見晉

元帝永昌元年涪陵縣名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萬年縣名注見漢高帝十年徐堅長城人

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集覽 一餤餤杜覽反餅餤也麪裹肉爲之

正誤 一餤令按史記餤與啖同猶言一臠謂一口之食也

書法 自革命以來每事必書周外之也此則曷爲不書周禁殺未失也書周是善之矣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毁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耶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謫去承嗣所以翦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集覽矍然矍厥縛反左右驚顧貌　質實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
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
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
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
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
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
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
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
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
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
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
[illegible]迹已甚迹倪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
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
[illegible]掃[illegible]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
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

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胡氏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爲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詐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永闕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集覽 告密顏師古曰告密者以天下秘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訐之類文明草昧文明睿宗年號草昧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天地也蒙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解云屯乃物初生之時也物生之初蒙昧而穉弱三叔流言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

辟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蔡氏傳曰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闔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四凶構難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構難猶言架禍也蔡氏書傳曰共工官名驩兜臣名三苗國名鯀崇伯名左傳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未詳是否左傳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鉤距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促柱少和聲侯堇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畢殺纖妙微聲繁縟當今之芻狗言向時妙策

令不可用也莊子天運篇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林希逸口義曰芻草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泥耳以物蒙因耳籠頭作鐵籠以轂因首枷研枷項械也研礳也楔轂楔先結反櫼也於籠頭之上加以櫼楔必至腦裂而死轂黒角反急速也櫼音尖摺膺摺與拉通落合反摧也膺胸也唐書酷吏傳作拉脇公羊傳莊元年搚幹而殺之注搚與拉通幹脇也籖爪籖千廉反銳也貫也爪手足甲也薫耳耳字疑刊誤以上文有泥耳此必是薫目及檢唐書酷吏傳果作薫目然古有薫耳之説漢書呂皇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薫耳顏師古注薫許云反以藥薫其耳令其聾也賒死人謂遲緩曰賒

正誤

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今按三叔流言如嗣聖五年琅邪王冲等舉兵匡復之類四凶構難如嗣聖元年英公李敬業起兵

揚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李斯楚人學於荀子尤善篆隸以之類質實羅織注見景龍元年驩州注見

六國無可建功者乃西入秦秦王政善之拜客卿尋爲廷尉極其苛刻相始皇滅六國焚書坑儒天下怨之及帝崩與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後爲高所譖腰斬咸陽陸賈楚人有口辯從漢高帝定天下使南越拜尉陀爲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以好畤地善因家焉叔孫通薛人仕秦爲博士漢高祖時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始用於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肅帝曰吾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太常卿賜金五百斤徙太子太傅刑名注見漢景帝元年

九月周更以九月爲社○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沒於吐蕃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詰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

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集覽㕮呪㕮上聲禳也又音益涉反鎮也呪詛也失出失於出人之罪

書法

豫王妃何武氏之婦也革命以來所殺恒書周殺殺婦耳斥武氏氏何武氏殺人多矣自張虔勗格輔元岑長倩歐陽通李安靜輩皆托罪而公殺之故書周妃死宮中莫知所瘞獨斥武氏者罪不繫於周來也其旨深矣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之請也胡氏曰唐制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則僞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況武后

行旨汚蛾冊牘姚璹爲之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爲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集覽 記注兼書善惡之史 寸汚蛾汚烏故反蠛也擴莫結反説文塗染也 質實 姚璹京兆萬年人

書法 特筆也書曰送史館則史官所記一受成於宰相矣是得爲信史乎書譏之也此書撰時政記憲書撰日歷同一轍矣

癸巳 十年 周武氏長壽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

[illegible]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illegible][illegible]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illegible][illegible]而重其怒矣夫唾不[illegible][illegible]乾當笑而受之耳

集覽 愀然愀七小反容色變也禮記曰愀然作色

質實 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illegible][illegible]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illegible][illegible]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illegible][illegible]剖心以明皇嗣不反[illegible][illegible]佩刀自剖其胸五臟[illegible][illegible]太后聞之令轝入宮[illegible][illegible]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illegible]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三月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周以萬國俊爲侍御史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國俊至廣州一朝殺三百餘人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疑有如此者太后喜擢國俊爲侍御史更遣使諸諸道按殺數千人既而頗知其濫制未死者皆釋之國俊等亦相繼賜死

質實　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夏五月棣州河溢

質實　棣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發明綱目褒貶予奪立法甚嚴固非他史之比至於亂世之事亦不盡畧如王莽之紛紜制作武氏之淫名越號皆書于冊一以見紀實之意一以著姦僞之迹也

突厥可汗骨篤祿死

子幼弟默啜立

甲午 十一年 周武氏延載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爲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三月周以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討默啜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擊 質實 朔方道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懷義未行虜退而止長史李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

書法 書討何重辭也於是命領十八將軍以蘇李二相爲之長史司馬事任重矣而以一僧總之果其人乎綱目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書法 凡加號不書所號恒也此其書何識非名也前書金輪此書越古後書慈氏書天冊皆識其非名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氏曰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集覽** 卉木卉許貴反草木之總名也詩出車篇卉木萋萋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太后功德立於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集覽** 天樞

其制若柱高一百五尺鐵山爲之趾周百七十尺每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

九月朔日食○周貶來俊臣爲同州參軍流王弘義於瓊州質實 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瓊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弘義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殺之 集覽 漢北漢水之北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爲南賓尉

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愔上疏攻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之貶爲南賓尉 質實 南賓按一統志隋之縣名屬欽州本漢合浦郡地唐初因之後改爲靈山縣宋初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入焉後徙

欽州治此元從州治安遠縣以靈山屬焉本朝因之改屬廉州府

書法自書南昌尉梅福是後未有書者至是復見終綱目書尉十四多貶逐者也李昭德南賓吉頊安固魏元忠高要又務川孫子平都城王同慶贛王昱高要韋陟桂嶺薛邕連山羊士諤臨化楊憑臨賀丁柔立南陽唯南昌尉梅福以上書書華陽尉張士喬以諫死書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爲空懷義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

誹之但云工徒誤燒麻主所致時方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内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一年再降使無賴不仁之輩指期天澤至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求致稽延咸冀釋免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一也海内具僚每歲進敘必賜階勲至於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集覽 璆渠幽反獲嘉縣名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正誤 麻主 集覽

無註○今按太后作明堂既成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胡三省註紵直呂反蘇屬今人謂之紵麻夾紵者以紵麻夾縫爲大象所謂蘇主是也 質實 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劉知幾彭城人藏器之子六合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十二年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周天樞成

高一百五尺經十二尺武三思爲文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書法 書鑄書成譏勞民也於是賦銅鐵不足取農器足之凡書作書成久辭也

秋七月吐蕃寇臨洮周遣兵討之 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擊

質實臨洮郡名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洮州

書法吐蕃前再書擊兵端自我也於是入寇故以討書之

○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書法不書周何不以周故書請也

○十二月周武氏封嵩山禪少室集覽封嵩山中嶽嵩高山在潁川陽城縣禹貢爲外方蔡氏書傳曰地志潁川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山在今西京登封縣括地志云嵩高山一名太室山在陽城西北二十三里封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禪少室括地志云潁川陽城縣嵩高之東爲太室山

西爲少室山山有石室故名實嵩山按一統志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五嶽之中嶽也其山三尖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嵩高山詩曰嵩高維嶽是也上有中嶽廟漢武帝至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翼日親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乃令祠官加贈太室祠置奉邑名曰嵩高唐武后改山爲神嶽少室山名注同見上爲碑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書法　書譏也封泰山非也高宗乾封元年封嵩山益非也是年其後又有請封西嶽者矣玄宗天寶九載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

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胡氏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雖非宏而識闇達覘其所爲無僞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絜身之人然惠亦豈易爲邪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悦於其君乎集覽茅椒茅山之椒也廣韻注椒山巔也楚辭菊流芳於山椒又漢書釋輿馬於山椒並注山頂曰椒椒通作嶕自附於展禽附比附也展禽即柳下惠春秋魯公族展氏也名喜字禽柳下食邑諡曰惠仕僖公爲士師三黜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此下文所謂將有偷合苟容之行也自附於伯夷伯夷殷紂時孤竹君之長子父

欲立幼子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於是夷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已平殷亂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焉此下文所謂不失爲守道潔身之人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正誤 茅椒令按茅山在江東句容縣界武攸緒隱於嵩山何緣冬居茅山胡三省通鑑注茅椒編之爲室性暖可以禦寒

質實 千牛衛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安平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

書法 書隱何美之也諸武方爲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澹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綱

目書棄官二武攸緒劉總而書棄官隱者一而已

發明東漢鄧后臨朝鄧康免官就國綱目猶書而予之況棄官歸隱者乎武攸緒於是高人一等矣宜乎書法之深予之也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周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周新明堂成

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號曰通天宮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嬀誠州刺史孫萬榮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將至

使守牢霅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
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
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
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師
麻仁節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
飛索以絹仁節生獲之將卒死塡山谷鮮有脫者集
覽使守牢霅給之霅息入反即白霅蠻守地牢之人
也契丹使此霅以下文之語給誑繫牢之因云飛
索以絹韻會注絹音榻以索罥物也罥
扃縣反綰也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貿實營州注見晉武
帝太康二年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誠州按一統志本秦之黔中郡地漢初屬武陵郡武
帝時屬牂牁郡唐爲溪峒誠州五代時湖南馬希範
有其地後周時楊正巖以十洞稱徽誠二州宋太平
興國中其酋長楊通蘊內附熙寧中收復元豐中仍
爲誠州移治渠陽縣元祐初改渠陽軍尋廢爲寨屬

沅州後復置誠州崇寧初改爲靖州隸荆湖北路元陞爲靖州路後陞爲州屬辰州路本朝初陞靖州府尋復爲州以附郭永平縣省入直隷湖廣道巫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秋九月周免囚奴遣武攸宜將之以伐契丹

陳子昂爲總管武攸宜府叅謀上疏曰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邪

書法 武氏佳兵有之矣未嘗有事契丹也於是入寇營州再執唐帥則釁不在我故以伐書而攸宜竟不敢進其失甚矣故武懿宗復書擊

突厥寇凉州執都督許欽明

時欽明凡欽寂爲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集覽 靈州縣名漢惠帝四年置屬北地郡顏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縣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名靈州韻會注漢北地後魏武帝置靈州取靈武縣名

質實 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安東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

書法 欽明周所命也何以不書周全欽明也凡執善辭也力屈而被執耳欽明執至靈州城下猶作隱語使襲虜營則亦志節之士也綱目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欽明也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凉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爲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四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

附歲久令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集覽 十姓突厥初西突厥分其國爲十部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通謂之十姓事在太宗貞觀十二年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俟斤突厥部酋長之稱也俟渠之反

質實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安西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兼并注見德宗貞元十年甘涼二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涼注同前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吐谷渾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 不書周何不以周故書請也終綱目書請和四是年睿宗景雲二年代宗永泰元年憲宗

元和四年求和二中宗嗣聖十九年玄宗開元九年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攻陷冀州又攻瀛洲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百姓大悦

質實 沙漠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周以姚元崇爲夏官侍郎

質實 姚元崇陝州陝石人懿之子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之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集覽　宗城潘好禮古洺州有宗城縣據唐書潘

好禮貝州人案古洺州即今廣平府貝州即今恩州亦隸廣平路疑宗城即貝州更當考之或作鹿城主簿潘質實宗城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廣宗好禮張釋之南陽堵陽人以貲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後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爲淮南王相圄圄獄名風俗通云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爾雅云囹領也圄禦也領録囚徒禁禦也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

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項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甚謀反誅之甚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剚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集覽　尉吉項尉官名也吉項其姓名樊甚姓名甚音渠記反

質實　吉項洛州河南人箕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河内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絞刑事物紀原云絞縊也古者棄市周禮有磬于甸人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年改曰棄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隋謂之絞蓋與于周代矣瀼州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書法　書族誅多矣未有多於此者書三十六家甚武氏也

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張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質實 禁中注見

宋孝武帝

太元六年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一下